

趙師傅的故事

遼寧人民出版社
溫俊權等著

·短篇小說集·

趙師傅的故事

溫俊權等著

遼寧人民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瀋陽

目 錄

趙師傅的故事·····	溫俊權	一
快刀劉·····	王榮偉	一三
老丁頭和他的縫紉機·····	郭戈 于雪	四四

趙師傅的故事

溫俊權

咱們修理班的趙師傅，這幾天心裏有點事。

開始，大夥都很奇怪，別人都是有說有笑，惟有他呆着沒事，總是垂下兩個眼皮，兩手把腦袋一抱，就像欠誰多少錢還不起似的。你說他是開情緒吧，又不像，確實不像。因為他幹起活來從不惜力，並且還保證不帶返工的。就是把活幹完了，那股勁兒又上來啦，非得唧唧噥噥地罵上兩句不可：「他媽的，真憋氣……。」

我到這個班裏日子很淺。不過有人告訴過我，說他從前並不這樣，我雖然沒看見過他從前到底啥樣，可是我覺着這話有些貼題，因為自打我到這班裏來，他那股勁兒確實是一天比一天大。

這一天，活很忙，工票下來不少，這兒也找，那兒也喊。幹起活來趙師傅是一點毛病沒有，放下這個，就是那個，一直忙到下午三點鐘，才算有了個住腳的工夫。可是沒等屁股着板凳，高爐上又喊起來了：

「趙師傅！趙——師——傅！」

趙師傅一聽，不用說又出事了。他操起幾件傢伙就往高爐上跑。哪想到，兩列鐵水車過來了。滿裝着鐵水的元寶形的鐵水車，四平八穩地往前挪，好像是你越快一點它就把鐵水給你撒出來看看！趙師傅這個急勁就不用提啦，他真恨不得一步邁過去。哪知道高爐上比他還着急，一個勁的扯着嗓子喊：

「趙——師——傅——修理班的趙師傅！」

喊的趙師傅心裏真發煩。他不住地握緊兩隻大手往高爐上看，他心想：這兒有車，你還喊個啥？你嗓子再大還能把誰的魂給吓掉？他這個人就是有點犟脾氣：你越喊我越不吱聲。高爐上是你越不吱聲我越喊，他越喊趙師傅的心越發煩。

結果，喊的這個人跟趙師傅在高爐上吵起來了。

「這不是來了嗎？你還喊啥，誰還不知道你嗓門大！」

這個煉鐵工人本來就喊的一肚子火，趙師傅又來了這麼兩句，正好，火上加油！

「你來我得知知道呀！喊你還喊出錯來了！」

「你嗓門再大，我也沒長翅膀！」

兩個人越說越多，越說越不好聽，誰也攔不住。

「叫你來你就得來，你知道不知道你是幹嗎吃的？」

糟糕，這一句話正觸在趙師傅的心疙瘩上了，氣的趙師傅臉上黑裏發紫，一副濃眉橫擰在額前，好像兩條毛蟲在蠕動，把手裏的傢伙忽的一扔：

「我高低不幹了！」

這一來把大夥弄得很難爲情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插不上言去。別看趙師傅說走，他可沒有轉身就走。說，是趕在火上啦。要是因爲自己就誤了出鐵，不怕別的，還怕自己的良心責備呢。

如果這時候有人出來解勸解勸，事情並不難辦；但偏巧又出來個老李頭。老李頭是個說話不傷你皮不傷你肉、單傷你筋骨的人，再加上他平常就對檢修工人有意見，說話就更難聽。他向趙師傅假笑了一下說：

「拉倒，拉倒，你們大工匠要不幹了，高爐怎麼拉屎呀？」

就打趙師傅心眼來的慢，也能聽出這話是什麼滋味來！可是要讓他針鋒相對地頂上幾句，那可困難。雖然他氣的呼吸都有些急促，臉上的顏色都變了，手上的青筋也不住地跳着，嘴裏却說不出話來。

「得了吧，趙師傅，算我們喊錯了，也算我們求你，就當出鐵光是爲了我們，沒有你的份，可是求你幫忙還不行嗎！」

「你少來這個！」趙師傅猛地喊了一聲，向前逼進了一步。

老李頭把臉一變，眉梢往上一挑說：

「哎呀，也太了不起啦，咱們滿口承認錯誤還不對了，就打你是大工匠唄，也別這樣啊……。」

老李頭剛說到這裏，過來一個煉鐵工人，身板壯的跟趙師傅差不多，只是比趙師傅年輕，至多不過二十四五歲。他一把拉着老李頭的胳膊就往後邊去了。老李頭一面掙一面說：「你這個人，怎麼不讓人說話呢？」那小伙子根本不聽那一套，一直把他拉到煉鐵爐旁邊的一個小房裏去了。隨後又跟進來四五個人，其中也有剛才和趙師傅吵嘴的那個人。

「你這個人怎麼這樣呢？講講道理怕啥的？」老李頭很心煩地說：

「你那叫講道理？你怎麼不品一品你的話是什麼滋味！」那小伙子說。

「你說他算對呀，憑什麼好容易把他喊來，他還發一頓脾氣！」老李頭分辨着。

「他不對，你更不對，你爲什麼有意見不好好地提，要那一套呢？」

「說實在的，人家趙師傅平常幹活並不錯，就是不主動，脾氣大點。」另一個工人說。剛才和趙師傅吵嘴的那個工人也表示贊同地說：

「是這樣，今天也怨我，說話態度不好！」

老李頭聳了聳大夥，沒有再說什麼。這時候四號高爐的爐長說話了：

「好啦，這個事下班咱們再研究。不過以後咱們得想着點，對檢修工人有什麼意見要好提，不要像今天這樣，這樣沒有好處！」

大夥散了以後，老李頭也無精打采地走出來，看見趙師傅已經把活幹完，走了。

趙師傅往回走着，心坎上像壓着一落坯似的，越想越憋氣，這時候很多不愉快的事情，又翻江倒海似的想起來了。

他，從八歲就給地主放豬，十四歲就入了一家私人鐵工廠當學徒。從他記事那天起，他最先知道的事情就是吃飯是一件困難事。因此，他把一切的生存希望，寄託在他所學的手藝上。手藝，是「鐵飯碗子」，有了手藝就能吃飯。哪想到手藝學成了，吃飯的問題並沒有解決。直到解放以後，共產黨、毛主席給他帶來了飽飯、衣服、住宅，生活一天比一天幸福。他沒有忘記這一切是怎麼來的，因此，幹起活來渾身是勁。他扛起二百四十斤的氧氣瓶，爬上四十公尺高的煉鐵爐沒嫌累過；爲了搶救熱風管把全身烤腫了也沒嫌過疼。但是，許多事情竟這樣使他不高興。他最不高興的是：他抱着滿腔熱情去幹活，別人還拿冷眼看他；三個鐘頭的活他兩個鐘頭幹完，別人還說他幹的慢……。他越想越生氣，心裏好像一團亂麻。他把三步當成兩步走，恨不得一步邁到修理班。

x
x
咱們修理班有個小張，這個人比我早來幾個月，幹活很好，學啥記的快；手筆也好，經常給黑板上畫一些插畫。他就是一樣不好，嘴頻，見着誰跟誰逗。我頭一天來，他就把我好頓逗，因為我幹活把臉弄的漆黑。他逗我說：

「夥計，看你這個黑勁，你幸虧是生在咱們這個國家，要是生在美國，非挨揍不可。」平常大夥都覺着年輕人活潑點沒啥，連趙師傅最不開玩笑的人，都不討厭他。可是今天他却把趙師傅逗出火來了。

原來他是在修理班的小黑板上畫着玩的。不知是誰給他出了個主意：「你畫趙師傅，看能畫像不？」小李說：「行！」這就畫起來了。這邊畫了一個高爐，長了一個尖腦袋；旁邊畫了一個趙師傅，比高爐還胖，氣的高爐哭喪着臉說：「你比我還胖啊！」大夥看着這個畫都笑起來，等趙師傅回來，大夥笑的更厲害啦。誰也不知道趙師傅現在是什麼心情，誰也沒注意趙師傅一脚把門踢開的時候臉上是什麼樣子。可趙師傅起先有點摸不着頭腦，後來一看黑板，這個氣就不用說多大啦：

「誰畫的？誰畫的？」

沒有人答言，大夥看他這個樣子，都覺着風頭不對。

「別拿誰當白薯！手藝棒子也幹了幾年啦，幹什麼……」

他無着無對地叨咕開了。大夥都知道這股勁一定是另有原因，小張也知道這不完全是爲他這個畫，可是也有點吃不住勁了，上前認了個錯，說：

「趙師傅，這是我畫的！」

他本想趙師傅會因爲他認錯而原諒他，但出其意外的，趙師傅却冷冷地看了他一眼，什麼也沒說。屋裏非常沉靜，小張的心也越發沉重了起來，他担心想趙師傅的那股悶氣，會藉這個機會爆發出來。他盯着趙師傅，窘着。不一會兒，趙師傅轉過身來，用兩隻黑森森的眼睛望着他，狠狠地問：

「你憑什麼畫我，你憑什麼！你看誰是窩囊廢怎麼的！」

這是從哪裏說起呀，這麼點事兒，還值得這樣嗎？論嘴槓子，小張並不含糊，他能用刀子一樣鋒利的話把趙師傅給駁倒，但是他覺得趙師傅平常對他很好，並且誰都知道趙師傅這個脾氣，所以他盡量地忍着性子。但心裏確實覺得不好受，鼓着兩腮，眼睛也水汪汪的，只是沒哭出來。這時候耿班長從高爐上跑回來了。他剛才在高爐已經知道了趙師傅的事情，他本想回來跟趙師傅談一談，哪知道來的正好，修理班正像烈火上的粥鍋，你一言我一語的，有人說趙師傅不對，有人勸着小張。

耿班長先把小張拉過來說：「小張，你別來勁，他今天不是跟你來火，他的脾氣你還不知道？」然後他又說了趙師傅幾句。這時候下班的汽笛已經響了，大夥都換上衣裳洗完臉回去，只有耿班長和趙師傅沒走。

「我不幹了，我也去當煉鐵工去！那沒有三天的『力巴』！」趙師傅說。

屋裏靜得死沉沉的，趙師傅的臉上沉的更厲害。

外面的鐵水燒紅了天，運料車不停地跑着。鐵輪和鐵軌相擊的聲音，捲揚機的鐵索打着鐵罐的聲音，往一起連接的車輪互相碰擊着掛鈎的聲音，融成一種驚心動魄的響聲。但是這一切和這屋子好像被什麼隔離起來。惟有火車頭噴出來的廢汽，把道旁的爐灰渣吹濺起來，打在這屋子的窗戶上。

耿班長笑了一下，打量了趙師傅一眼，看他那敦實而健壯的身軀，按在桌子上的粗大的兩隻手，再看了看他那氣得發紫了的臉，不由地心裏又是愛慕，又是生氣。

「爲什麼要去當煉鐵工呢？現在檢修工人也不多呀？」耿班長很和善地問。

「爲了幹這個還得小下三輩去，我不幹！」趙師傅把他心裏積壓了很久的悶氣都洩出來了，最後把手往桌子上一拍，說：「我這手藝棒子算要够啦！」

耿班長心裏想：這倒不錯，他心裏話都說出來了。他並不急於解決趙師傅的思想問題，他很想叫趙師傅冷靜下來。

「你別開口就是手藝棒子，誰給咱們起的這個名字。咱們叫主人，國家的主人，不是什麼棒子。」耿師傅笑着說。

「我知道是主人，不是主人我早就不幹了，要是從前——。」

「咳，提從先幹什麼，你從前這麼胖嗎？現在咱們幹活是想法子幹得好，讓人家歡迎。」

「沒辦法叫人歡迎，除了你長六隻胳膊！」

「我看有法子，只用兩隻胳膊就行！」

「你有啥法？」

「當然有法，幹活不用等人找，早點去！」

「幹啥去？」

「檢修工人也只是修理機器唄！」

「是呀，你修理機器，機器不壞，你把它鑿壞了修理？」

耿班長嘆息地笑了，說：「你別着急，咱們來研究研究。我問你，你打過預防注射針沒有？」

「你要說啥就快說吧，你別繞彎啦！」趙師傅心煩地說。

「這不是繞彎，這是道理，你說咱們的醫生都等人家有了病再治得了唄，還打預防注射針幹啥？就是因為你等人已經病了再治，你治的多好，人把罪也受了，錢也費了，工作也就誤了。咱們檢修工人也是一樣，你只等機器壞了再去修理，你修的再快也要耽誤生產，因為這個大夥才對我們有意見，你說是不是？……我看咱們不能光檢修，給機器治病，也得預防。」

耿班長老早就有這個想法了，不過改變一種工作制度也不那麼簡單，首先那得大夥思想都通才行……。今天和趙師傅這麼一談，趙師傅聽進去沒有，他不知道；可是他倒是把自己說服了，心想：修理班的工作是非得改變不可了……。

耿班長的預防修機器的辦法，經上級同意並得到大多數工友贊成後，這幾天天來，修理班已經變了樣。開始趙師傅還未覺察出來，只是感到工票一天比一天少，也很少有人來喊了。從早晨上班修理班就沒有人，下班的汽笛響過了，大夥才陸續地回來。工票有幾張，根本就沒有人喊了。有的時候只有趙師傅一個人在屋裏。你別看趙師傅不怕累，他可怕閒着。是啊，閒着不僅使人難受，並且還容易想起一些不愉快的事來。

他想起耿班長對他說的話。他不由地責問着自己：誰還不是爲了新社會而獻出一切呢？難道只有你自己嗎？耿班長的話不對嗎？那麼你爲什麼還照舊坐在屋裏等工票和人家找你

呢？他越想越難受，真恨不得打自己兩下子。……

吃完午飯，趙師傅看大夥走後，自己也上了高爐。

高爐上的工人，正在做着出鐵的準備工作。有人從爐門的小孔，用藍色的鏡子望着爐內的變化，有人敏捷地修着鐵水的溝槽，有人打去鐵杓上的凝結鐵，有的在準備着試驗器。趙師傅從人們的身邊擠過去，不時地往後面回顧着，他總覺有很多的眼睛在盯着他。他橫下心，沉住氣，他相信人們對他的看法，也會改變的，因為他已決心要按耿班長的說法去幹了。他正思慮着，猛聽得：

「趙師傅！」

回頭一看是小張，在出鐵口的汽門那裏。他緊走了幾步，問小張：

「你在這兒幹啥呢？」

「趙師傅，你看看，這汽門怎麼這樣費勁呢？」

趙師傅過去，叫小張把汽門的頂頭卸下來，然後用力地往外一拉，就聽哧的一聲，順着汽門的連桿不住地往外冒汽。

「打開吧，裏面汽桿的銅墊壞啦！」

小張平常在工作上，非常相信趙師傅，他知道趙師傅這個人，沒有把握的不說，沒有把

握的不作，但還是向他提示了一句：

「離出鐵還有半點鐘啦，能修好啊？」

「能！」趙師傅斬釘截鐵地說。

小張把汽門打開以後，果然不錯，汽門的銅墊已經成了幾塊碎片，通往汽筒的蒸汽，都在這兒漏出來了。

兩個人剛把汽門修好，一個煉鐵的工人跑過來說：

「怎麼樣啦？」

趙師傅一看不是別人，正是和他吵過嘴的老李頭，他沒搭話。小張搶着說：

「好啦！」

「躲開一些吧，別燙着。」老李頭說着一使勁，叭的一聲汽門便打出來，黑色的頂頭正打在礮泥的堵口上，隨後「撲」一聲，爐內的鐵水像一條出洞的火龍一樣，閃着萬道金光從堵口闖出來了。趙師傅和小張用手遮擋了一下臉面。老李頭慢步地踱過來，向着趙師傅和小張笑了笑說：

「這回的汽門還真不錯。你看，頭些日子爲了拉汽門我的手都磨了這麼些泡！」

趙師傅和小張沒有回答他，站在那裏看那沿着溝槽流下去的鐵水。鐵水映出的紅光，把一切照得通亮；他們的臉，他們的心，也被那鐵水散發出的熱力，給薰得熱乎乎的了。

快刀劉

王榮偉

一

近半個月來，周家鎮附近的人都說：「『快刀劉』的刃器活，倒牌子了！」

「快刀劉」名叫劉德厚，上下三輩都是鐵匠。他的刃器活，在周家鎮四外十里八村全都有名，若一提起「快刀劉」的鋤刀、鏟刀……全都豎大拇指。

可是最近真是倒牌子了：他打出的鏟刀不再那麼放上根頭髮一吹就能斷，刀刃都有點像驢嘴屠子了。

「這是咋的了？初入鐵業生產合作社那嚕還滿有勁的，如今却秫稽車丟絞杆——後鬆了勁了！」大夥都這麼摸不着頭緒地問，可誰也說不清楚。

究竟是咋回事呢？要說，得打頭半個月說起——

進了伏，天頭又悶又熱，人就像呆在蒸籠裏似的。晌午，地裏莊稼都晒的捲了葉子，狗在樹蔭下伸着舌頭。

老德厚光着膀子，肩上搭條手巾，坐在門口柳樹下乘涼。

汗不斷從他那黑紅的臉上淌下來，流進張着的嘴裏。他不耐煩地用手巾擦了擦，抱怨道：「熊天頭熱死人了！」心裏也叨叨咕咕地說：「累的汗珠落地摔八瓣，歸根結底還是歸大堆，真他媽的合不上！」

接着，他核計起老心事來。

他想：自打入了合作社，真有點像蟲子掉在漿糊盆裏，動不得手脚。一天抽脖子幹活，還得聽人家支使，動手動脚都講規矩。特別是評分這個規矩真彆扭：一個月給你有數的工錢，多幹點少幹點也是那些；就憑自己這把手，真比別人多幹，這不是叫別人拿大頭嗎？

再說，自己多少年來就盤算的那些事，在社裏也是辦不到了……

他越想越覺得在社裏不得勁，於是心裏直罵兒子：「都是小崽子鬧騰的，當初我就打算先看看，然後再說……」

「歇着呢，大哥？」老德厚一抬頭，原來是同行的老吳。

這老吳如今在三義爐當夥計。去年年底成立合作社時，主任周世林和老德厚兒子劉永昌都和他嘮過，他聽完連連搖頭說：「我不行，不是說合作社不好，不過……我這孩子老婆一大堆的，……萬一……」他沒入社，就給三義爐張胖子僱了去。這幾天，剛進了打鑼刀的旺